

開放文學－神鬼仙俠－鐵笛子 四十九、森林中的骷髏

鐵笛子上去一談，原來村中壯士甘林子人最忠勇，先借砍柴打獵掩飾在山口外守望，相助防守的二位小俠小飛俠曾空兒、連珠彈尚勤一時無聊，欲往隔崖打獵，甘林子堅守村規，不肯同去。曾、尚二人知道村人武勇忠義，又有巨獒獵犬分頭埋伏窺探，敵人如來老遠便可望見，雙方商定彼此應援的信號便各起身。先在崖洞裡面被一怪人將火把撲滅，跟著在外窺探了一陣不見動靜，又發現了二十多只死山雞，傷口多半嵌有樹葉，有的頭也斬斷，心正驚疑，忽見空中鴉群亂飛，紛紛受傷下落，同時發現前面一片烏雲，帶著兩點金光電馳而來，所過之處，林木蕭蕭，起伏如潮，聲勢甚是猛惡。

曾、尚二俠乃華亭小雙俠的好友，昨日中午才到，和鐵笛子夫婦尚是初見，金眼黑雕並未見過，先頗驚奇。等到飛近，剛看出那是一隻大鳥，與所聞黑雕相似，方想久聞此雕雖極威猛，因受前輩女俠天山鷹多年訓練，從不肯驚人耳目，有時起落也在隱僻之處，再說此鳥也比平日所聞較大。照此來勢，近山一帶的居民必已受到驚擾，今日何故飛得這等低法？

念頭還未轉完，一條黑影已由林旁崖角後箭一般斜射上去，正是洞中所見身材瘦長、面上好似蒙著一塊黑紗的怪人，同時發現剛剛飛來的那只怪鳥比平日所見黑雕要大得多，又是禿頂，腦後還披著一叢白毛，只上半身全黑，後面短尾鋼翎根根倒立如箭，稀落落宛如一柄羽扇，和那黑衣怪人似頗相熟，來勢那等猛惡，吃怪人由斜刺裡凌空兩三丈竄將上去，迎個正著，一手撈住一隻剛伸出來的鳥爪，稍微一翻便將翅根抓住，往上騰起，耳聽空中連聲呼叱與怪鳥低鳴急嘯之聲，連人帶鳥已作一弧形由低而高凌空畫了大半個圓圈，往來路飛馳而去。

怪鳥來勢太急，人還不曾翻上鳥背，只將一隻鳥腿抓住，往上要翻的轉眼之間已被帶出好幾丈，快到曾、尚二人頭上方始轉側高起，怪人也就勢翻將上去，雙手急抱鳥頸，整個身子俱都伏貼在鳥背之上，動作既快，身法又極靈巧，彷彿平日練熟的事，再一飛高，稍微隔遠，決看不出鳥身上伏得有人。當時只覺一陣狂風飛砂走石由旁刮過，風中一片墨雲由橫而直改走回路，轉眼沖霄直上，墨雲也由大而小，只一兩句話工夫便只剩下一個黑點，在斜陽晚霞之中移動，再看業已穿入雲層之中，不見蹤跡。

曾、尚二人正在相顧驚奇，猛一回顧，東南方遙空中忽又有一黑點出現，因那一帶空著大片青天，雖是黃昏將近，仍可望見，心疑前見一人一鳥去而復轉，定睛一看，這次黑點飛得甚高，只在青冥杳靄之中往來移動，隱現出沒，並不下降，相隔又高又遠，雖然看不真切，但是方才見過怪鳥去時情景與此相同，斷定無差，估計那一帶，正是靠近新桃源後崖左近的上空，這東西決不是什麼好路道。

此時天近黃昏，飛得這高，下面的人未必留意能夠看出，曾空兒心裡一急，首先發出信號。因那怪鳥來時飛得極低，差不多快要貼近地面，被沿途山嶺擋住，隔崖防守的人雖未看出，但是村中壯士均受過多年訓練，由山口外直到村內到處有人，信號傳遞，非常巧妙，迅速已極，當地離開山洞秘徑更近，二人發完信號，嫌歸途較遠，又向洞口趕去。

還未到達。便遇防守壯士趕來探詢，問知前情，立即分頭報警，曾、尚二人仍守當地埋伏待機，不消片刻全村內外，一齊傳遍。

大俠智生人最持重，機智絕倫，一得警報，便將眾人召集攏來，正在發令，又聽專人馳報詳細情形，細一尋思，忙又發令，先命諸俠為首，率領輪值壯士分途埋伏守望，再命全體村眾靜以觀變，各人只在暗中留意，聽令而行，一切如常，不可絲毫妄動。

方想崖後一面先去了七八人，都是能手，照此情勢，除非曾、尚二俠初來，看錯地方，斷無不見之理，如何未聽信號？曾空兒忽又命一壯士趕回報信，說那黑點在高空中飛翔了一陣，忽然一溜黑煙也似的飛落一物，後來看出似是一個小人，頭上好似張著一柄可以隨意收發的小傘，從空下墜，黑點始終不曾低飛，由此隱去，也未再見，沒有看出是否前見怪鳥。

最奇是新飛落的那人身材矮小，也與前見怪人不同，不知是否相隔太遠之故等語。智生細問地方，才知落處並非崖後森林那裡，怪不得命人登高眺望並無所見，估計是在靠近森林東面亂山之中，就這樣先去的人多少應該看到一點影跡，如何音訊全無？正要派人去往後崖頂上探看，鐵笛子等五人業已趕回，因防變出非常，先將崔真、文嬰、南曼、岑同四人分成兩路，去往前後山口要道相助防守，只留鐵笛子一人互相商計，談說經過。

剛問出先後去這八人多一半是在山洞之內剛走出來，曾、尚二人發現後山黑點時早在黃昏以前，當地又隔著一片峰崖，非在遠處不易見到，所以鐵笛子等五人並未看出。鐵笛子問完前情，知那怪鳥如是黑雕中途折轉，即便遇到前輩高人有什么急事催令速去，也無一面不見便自飛走之理。再說黑雕如回，照例要飛到新桃源上空不會被外人看出之處方始凌空直下，至多落到崖頂，決不會飛得這樣低法。

想起苦沙彌「見怪不怪，其怪自敗」之言，黑衣怪人是否有心為敵尚拿不定，便和智、徐二俠商計，重又傳令，如其發現有什么怪事，只不真個來犯，不要理睬。即便不能忍容，打算動手，也要看準形勢，先發信號，等援兵到後再與對敵，千萬妄動不得。

正談論間，林玉虬忽同童忙子、任彩鸞夫婦相繼趕到。三人和林玉虬雖是平輩之交，但因對方從師年久，見聞甚多，本領劍術之高已不在諸老輩劍俠之下，大家都稱她為老大姊，又是任彩鸞的師父，所以對她格外恭敬。滿擬玉虬等三人曾往森林那面趕去，一算時候，正與曾、尚二人發現怪鳥、怪人之時相近，必能看出幾分。

等到見面之後，一說經過，玉虬聞言大為驚奇，隨說三人剛一過崖，發現森林那面山鳥群飛，紛紛驚起，彷彿起了極大驚擾，鐵笛子又一去不歸，心疑林中來了仇敵，忙和岑同等人分路匆匆趕去，快要到達，忽聽身後有人低呼：「你們不要上前，最好回去，如其不信，暫且隱伏旁觀，我如不能將這幾個凶孽打發回去，你們再上如何？」

三人聞聲驚顧，發現玉虬身後立著一個黃衣女子，貌相清麗，二目神光炯炯射人。玉虬眼力本高，一看便知來人年紀不小，憑自己的耳目，稍有絲毫聲息當時便可警覺，沿途雖有大片肢陀，四外空曠，又由崖頂看明形勢方始趕下，始終並未發現人跡，怎會來人趕到身後還不知道，本領之高，可想而知。

又聽口氣非但自己來歷對方業已得知，便林中新來仇敵也都曉得，並有代為除去之意，越發驚奇，不敢怠慢，忙率童、任二人一同禮見，剛喊了聲：「老前輩貴姓，林中來者何人？」

黃衣女子把那滿布皺紋的額角微微一抬，接口說道：「你們暫時最好不要過問，不管敵人多少，是何來歷，都由我們代你除去便了。」

童忙子猛想起昨日鐵笛子等三人所遇之事，忙答：「藥夫子和苦沙彌二位老前輩與你老人家是一路麼？我六弟鐵笛子早已來此，可曾相遇？」

說時，林玉虬原知連山教中規矩，剛將雙手三指相對，橫在胸前，恭恭敬敬做了一個民卦的信號，黃衣女子冷冰冰的臉上也剛現出一點笑意，聞言側顧童忙子，低聲喝道：「你們年輕人怎不曉事，隨便開口，幸而相隔尚遠，這些惡徒又是初來，雖然有人先到，並不知道你們底細。我師徒三人在此更出他的意料。閒話少說，你們如相信我，便請回去，否則聽便，吃虧受害卻是自找。」

玉虬知是苦沙彌的同伴，不肯露出真實姓名來歷，忙將童氏夫婦止住，不令開口，邊走邊答：「我名林玉虬，家父林颺，曾與連山教主羊長老前輩見過兩面，頗蒙垂青。後輩昨日剛來蒙老前輩大力相助，來敵豈堪一擊，哪有不信之理。不過諸位老前輩未必在此久居，新桃源都是一些剛脫苦海轉入安樂沒有多少年的善良人民，好容易安居樂業，外來這些凶孽，偏要來此騷擾，實在使人氣憤。我知他們還要大舉來犯，為敵不已，決不止此有限幾個，又是過崖時剛剛發現，不知來的是什凶孽，意欲稍看他們來歷，以為異日之備，不知可否？」

黃衣女子先似有些不快，面色剛剛一沉，忽轉笑容道：「我生平對敵向不顧人相助，何況方才做錯了一件事，恩師見怪，奉有師命，意欲親手除去這幾個凶孽。你們旁觀無妨，但是不可現身出手。任他人多勢強，自信也不會便宜他們一個，索性由我師徒三人攬在身上，可為你們少生許多枝節。」

「這樣雖因我們不能久留，幫助你們到底，新來這一起較有門道的凶孽終可一舉除去，代你們除掉一個大害豈不也好？如因上來他們人多，覺我不易取勝，輕舉妄動，從旁相助，他們有了借口，非但未來難料，我們即使能勝，也多出好些麻煩，何苦來呢？前面快到他們隱伏之地，不要多說，我先去了。」

說罷人便往前趕去，動作之快，便林玉虬見聞最多的人也是難得遇到，這時眾人行處也是一片樹林，林外隔著一條山溝，溝那面只經過一片亂石堆約有半里來地便是森林，左側森林盡頭，橫著一列危峰峭壁，勢甚高險，見斜陽光中一條人影在前面飛馳閃動，等到三人匆匆追到溝邊，黃衣女子已馳進溝對面森林之中，連閃兩閃人便不見，行蹤飄忽，快到極點。

三人忙借亂石掩避，越溝而過，跟蹤追去，剛到林邊，又見一個黑鬚老人由斜刺裡趕來。玉虬原聽說過藥夫子的形貌，只見他突然出現，忙即迎上前去，一同禮拜。

藥夫子笑將三人止住道：「你們不必多禮，我三人來意想已得知，你們村中也許有事發生，此時還拿不定他的來意，我料此人雖喜護犢，未必冒失出手，做那不可見人之事。但他方才離開前山，又來左近徘徊觀望，終是討厭。林中那幾個凶孽雖只料到幾分，不知來歷底細，有我師徒在此足可打發。依我之見你三人急速回去，連旁觀都無須了。」

林玉虬想了想方答：「後輩遵命。」

藥夫子已看出三人有些遲疑，便朝玉虬低語道：「你們是想知道敵人來歷麼？如我料得不差，多半是昔年刀南公最末一代的徒弟妖道狄梅的門下，因他師徒倒行逆施，自趨滅亡，消滅殆盡，只剩這有限兩個末代餘孽，他們本領劍術所學不過前輩師長十之一二，所行所為卻比乃師變本加厲。他在海外為惡橫行，早晚已是難免，還敢夜郎自大，來我中土擾鬧，侵害善良，便不是與你們為敵，我們如與相遇也是容他不得。」

「他們雖未得到乃師本門嫡傳，你們新桃源這班年輕人恐還不易將其除去。我那兩個記名弟子原是我的師姪，連經多年苦難，養成偏激之性，又大自恃，我知來敵之中少說也有三個能手，必須親往照看。鐵笛子在後崖洞內，此時已與尋他的四個同伴相見，年內或者可以無事，只有一二怪人為了一事正用心機，想和你們相見，方才所說的話便指此人而言，驚擾或者難免，但他暫時決不會有什麼舉動。」

「萬一有事發生，或是發現可疑的形跡，你們只作不知，避免與之交談，一切如常，不去睬他，十九可以無害。可將此言轉告全村的人，專一暗中戒備，隨時留意，今明兩天最關緊要，如無什事發生，便可挨到正月，你們的幫手也都相繼趕來，就無妨了。」

話未說完，玉虬隱聞森林中有呼喝之聲傳來，同時瞥見好幾道光華在斜陽光中飛舞閃動，映日生輝，勢甚強烈，料知雙方業已動手。藥夫子連聲催走，又聽說起來人乃廩南公門下，不禁大驚，知道此是幾個隱伏海外、多年不聽人談到的著名凶孽，有此三位異人相助自是再妙沒有。聽那口氣，分明崖後這一面已被攬將過去，少卻許多後顧之憂，驚喜交集，匆匆拜謝，便即辭別，往回趕來。

剛剛過溝，由歸途密林之中穿出，便見鐵笛子等五人業已到了崖上，快要回去，內中還有一個瘦小和尚，知是苦沙彌，想起先遇兩位異人既說村中有事發生，必須趕回，又說前山來那個怪人雖是有為而來，暫時並無大害，一面卻要小心戒備，好生不解。

對方行輩又高，見面匆匆，不便多問，難得苦沙彌也在崖上，正好請教，忙即趕回，一面發出信號，催鐵笛子等先回村去。正往前面趕路，忽見苦沙彌已與鐵笛子等分手，隨由崖頂縱落，下面便是那條絕壑，由此不曾再見，回顧來路劍光已隱，天色也暗了下來。

後與亭中三人相見，互相談完經過，俱知崖後來敵最是兇險，且喜有此異人相助，放心不少。為防萬一，智生又命童忙子夫婦相助村人往崖頂守望，商計了一陣，連林玉虬那麼見多識廣的人都想不起那養有大鳥的黑衣怪人是誰，東山高空飛落頭上有傘的小人與曾、尚二人所見是否一人。為了相隔太遠，誤認身材矮小，沒有看出也不知道。

玉虬越想越不放心，親往後洞口外去尋曾、尚二人仔細詢問。

曾空兒說：「東山高空飛落那人雖然相隔頗遠，看不真切，但那身材和所著衣服均與前見，不全相同，多半不是一人。」

因藥夫子師徒均有暗中戒備，表面不去理睬，相機應付之言，方才業已傳過兩次密令，夜來盛宴照樣舉行，並把為首諸俠分配停當，輪流入席，仗著村人久經訓練，武勇機警，玉虬回村之後聽出藥夫子師徒口氣，來人就有舉動，也不會人材侵害，索性把派出的人喊回多半，每一要緊所在只派一人相助村中壯士輪流守望。

餘均入席歡宴。分配停當，玉虬回到村中天早入夜，全村懸滿明春準備點放的花燈，到處燈火燦爛，光明如畫。人們都是滿面喜容，笑語歡呼，同往議事廳前大片園林中趕去，只等人到得差不多便要開席。

智生、鐵笛子為首諸俠，負擔著全村安危的重任，表面與眾同樂，心情均頗緊張。新桃源本是昔年黑衣女俠晏瑰和女俠秦淑華、赫連二妮等開闢出來，人數較少。雖無此時完備，當初率領所救貧苦土人耕種時，正當正邪雙方在大雪山銀光頂門寒比劍之時（事詳《大俠狄龍子》），異派仇敵甚多，女俠秦淑華武功尚未練成，所救災民老弱婦女甚多。

銀光頂門寒大會過去之後，正派劍俠雖然大獲全勝，功力較淺，不耐大雪山風雪酷寒，或是狡猾知機，未隨苗、鄒二凶孽前往赴會的尚非少數。晏瑰所開墾的山中荒地西南各省到處都有，不芷間中一帶，常時又要分往各地查看，並在外面扶危濟困，把那些多災多難的苦人引往山中開荒自給，其勢不能常在當地停留。這類山野之區常有虎狼蛇蟲侵害，因此每開墾一片土地必要選拔一些年輕力壯的勇士教以武藝，並經眾人選出村首，乘著農隙操演武藝，一面打獵爬山，熬練體力本領，本就參用兵法部勒。

諸俠接手之後所救的人越多，所開荒地越廣，生活越發豐富，因防外敵和山外土豪惡霸、貪官污吏之類覬覦侵佔，平日戒備更較以前嚴密。只管多年以來並無事故發生，在安不忘危之下，輪值守望的壯士照樣一本正經，隨時都在細心戒備。每隔一個時辰不問有無事發生，由兩處山口外起直達村中發號施令之地均有消息傳遞，分刻不差，從未絲毫鬆懈。

妙在各地防守的人表面上都有事做，有的砍柴，編織各種用具，有的正在耕種挑水和做別的雜事，大都因勢利用，並作掩飾，極少虛耗人力，外人眼裡一點看他不出，實則暗中全有關連，宛如整個人體，牽一髮而動全身，稍有動靜轉眼傳遍全村，端的巧妙機密，神速已極。

當鐵笛子、南曼、文嬰三人未回前一月，聽說仇敵快要來犯的信息，業比平日加了警惕，山內外消息傳遞也由一個時辰一次改為兩次，臨時飛報和暗中巡查守望的人尚不在內，當日警報又是這些年來第一次遇到的事，因此全村男女老少俱在暗中告了奮勇。

不過村人訓練有素，應變沉著，又都信仰為首諸俠，一切職務均經派定，各有專責，所用兵刃暗器多半帶在身旁，一些長大的兵器另有隱藏之處，手到取來，另外一些特製的火器更有指定往取之地，絲毫不亂。一聲令下，當時便可出動，全村上萬的人變成一體，連十來歲的幼童均有用處，無一閒人。方才奉到命令，已早準備停當，所以人們仍是那樣歡天喜地，見不到一點慌亂神情。

這等盛舉依了全村公意早要舉行，因是為首七俠先因山東發生水災，同往救濟，並向村眾勸告，將那準備慶功盛會所用財物和連年公積準備防荒的銀米捐出多半，運往山東，作為初放賑時的根基。

當年春天山中忽然發現大量貴重藥材和一些值錢的山產，運往山外販賣，均得善價，加上連年豐收，人無曠時，地無棄利，村人生活越來越富，想起為首諸俠勞苦功高，為眾人出力最多，平日只有多受勞苦，在山之時還和眾人一樣，勞逸苦樂相當，日子過

得頗好，一旦有事出山便要多受艱困辛苦，還有危險。

為了當初開發西山谷時曾有事完慶功之言，均想為諸俠開一慶功大會，無奈最有功勞的鐵笛子夫婦，救災未歸，眾人每日都在盼望，準備鐵笛子夫婦年底回來，由除夕開始慶祝，歡樂上幾天，直到正月十五為止，以酬多年辛勞。不料二人提前回山，又來了許多遠客，都是村人見過多次的男女英俠和為首七俠的同道至交，越發高起興來，仗著應用諸物早就準備停當，當時便可佈置，毫不費事。

因恐諸俠謙退，不願多出糜費，偷偷集眾公議，連夜辦好，再往通知。諸俠深知人心興奮，勸止不住。這類盛舉本是難得，何況所有花燈煙火均是全體村人利用山中現成物料乘著農隙製造，只有一些山中難得見到的美酒佳饌是由山外運來，也是各用山產交易而得，所費並不甚多，又是農隙副業所得，就此使得大家在年前多快樂兩三天，安慰這些年來的辛勞，使知由辛勤勞作中得到應有報酬的意義，增加全村人們的情感，也是佳事，於是不再勸阻。

村民借試燈為由，把準備多時的花燈除留下新年用的一半而外儘量佈置起來。山中也暖，梅花早開，加上西山谷中建有幾處暖房山洞，所種瓜菜花卉又多，這班天真純樸的村人想起以前所受苦難和現在未來所享受的安樂，無一個不是中心感慰，滿腔熱誠無可發洩，早在秋末冬初便鉤心鬥角，各運巧思，做出許多新奇好看的花燈和各種食用之物。

所有燈彩雖然都是山中出產之物，沒有富豪之家那樣滿堂金玉，錦繡輝煌，所穿新衣也都布和獸皮所制，樸素無華，但是許多燈彩都是新鮮花草結成，地利無盡，人的巧思也是無窮，各種瓜果、竹絲、麥芽、稻穗製成的花燈更多得不計其數，一切景物均與山中田地出產的實景實物相連，別具一種高雅清麗整潔之姿。

內中含有一種活潑潑的生命之力，反比富貴人家金玉錦繡堆成的好看得多，也更清麗整潔，滿眼都是鮮明而又充滿熱力之景，一雅一俗相去天淵。一時酒綠燈紅，笑語春生，滿眼芳菲，香光浮動，頭上又是雲淨天空，晴光如畫，燈月交輝，更顯鮮妍，哪一點像是有什麼變故發生神情。

內中為首諸俠賓主二三十人見此盛況，知道全體村人對他們信仰過深，所以絲毫不見驚慌之容，越發加了警惕，幾次借故分人去往各地查看，並各分班休息，免得通宵歡會，精力不夠，一旦發生變故難於應付。誰知每次由山口外傳來的都是平安無事的信息，曾空兒、尚勤已早被人替回，先發現怪人的山洞也經派人前往仔細搜索窺探，並無異狀，只發現兩枝長達二尺的鳥羽。

去的人中為首的正是童忙子，曾受鐵笛子指教，連手都未沾，只看了兩眼，仍放原處，不去動它，各自走回。崖後那面在萬里晴輝之下也是始終靜蕩蕩的，什麼影跡俱無。因藥夫子曾囑林玉蚪日內不必再往崖後探看，不便違背，估計森林中的來敵已被除去，苦沙彌師徒三人未再出現，先那一人一鳥也似離去已久，山口內外全是安靜如常，毫無警兆發生。

歡娛苦短，時光易過，一晃便是天明。諸俠不願多睡，重又按照預計，裝著本山樵彩出獵的村人，分成兩路，往外搜索了多半日。除崖後森林一帶未去以外，連東山峰崖後怪鳥盤桓之所也都繞往查探，哪有絲毫影跡。當日夜裡仍是平安過去。鐵笛子格外謹慎，斷定那不知來歷的一人一鳥許多可疑，這等故現形跡，並還留下兩根鳥羽，必有用意。

黑雕奉命他出，要到年底才回，難於搜尋他的蹤跡。此人既在後洞左近出現，決不會就此走去。尤其所養怪鳥似比黑雕更大，照它那樣隨意飛翔，近山一帶的土人想必有人看到，意欲前往查訪。徐立勸說：「苦沙彌既有見怪不怪之言，最好聽其自然，不去睬他。」鐵笛子心終放他不下，這次連南曼也都同去，非但江邊山腳一帶，連靠近本山的四外居民全都訪問個遍，那大一隻怪鳥，竟無一人見到。

最後問到那日回來與苦沙彌相遇的望江亭遇到一個相識的土人，說怪人怪鳥雖未見到，但在十多日前由外回轉，無意中聽人說起，遇到一個長人，裝束奇怪，自稱茅山來的道士，手中拿著一柄鐵拂塵，由肩帶腰掛著一串小鐵葫蘆，只有拳頭大小。那道人长得又瘦又長，一張馬面，濃眉大目，披散著一頭亂發，加上滿臉鬚鬚，比人高出一個多頭，形貌十分醜怪。所穿道袍短只及膝，但非黑色等語。鐵笛子夫婦終年在外除暴安良，扶危濟困，近山居民雖不知他來歷姓名，卻是敬愛已極。二人每次出外，另有一副形貌裝束。

只一換上，所到之處人都認得，當作親人看待，知無不言。二人見問不出所以然來，便將道人形貌裝束記下，一面托人留意，如再發現道人可往向四嫂酒鋪送信，千萬不要使他看出。說完便往回趕。回到新桃源一問，仍無事故發生，怪人所伏山洞平日極少有人通行往來，自從發現怪人之後，兩面洞口左右均有專人窺探，一面留意空中是否再有怪鳥飛翔，接連好幾天過去，什麼影跡均未發現。

諸俠忍耐不住，次日一早又由鐵笛子、南曼、童忙子、任彩鸞男女四俠借請宴為名，去往苦沙彌所居後崖洞中窺探。到後一看，上下幾條入口均已填塞，無法入內，也未留下痕跡，知已離去。

初意鐵笛子發現生梨下墜和空中振羽之聲許多可疑，看苦沙彌神氣，定知那人來歷，只不肯說，先疑也是那一人一鳥所為，細一推算時刻，非但有些不符，再說那鳥大得出奇，鐵笛子聽到振羽之聲時相隔並不甚高，至多是在崖頂，彼時曾經仰望，無論飛往那面，就說頭上鬆蔭遮住，也只擋得兩丈方圓，斷無不見之理。況那聲音就是一隻飛鳥也決不大，仔細一想，又覺不似，苦沙彌對林中來敵甚是輕視，對於此人卻是面帶驚奇之容，也未說明是敵是友，自來禍害往往伏於無形，照這一個多月以來所見所聞，敵人業已準備發難，並有提前來犯的消息。

鐵笛子等三人剛一到家，便連發現兩件怪事，偏是轉眼就完，由此安靜下來，越是這樣，越是暴風雨將來的預兆。苦沙彌雖有年內無事之言，主客異勢，明暗不同，到底可慮。苦沙彌師徒分明已走，森林那面好幾年不曾去過，日前來賊又被他三人打敗，不知有無留下痕跡，欲往查看，互一商計，同往森林趕去。

剛越過林前山溝，快到森林邊上，忽聽來路旁有人低喝：「你們平安過年多好，偏要多事。再如不聽良言，我不管了。」

四人人已走過，聞聲止步，趕回原處一看，當地只稀落落三五株老樹，都是好幾百年以上的古木，粗達好幾抱，樹腹多半中空，內有兩株業已枯死，又當隆冬葉落之際，映著朝陽，疏影參差，景甚蕭瑟。那人語聲甚急，四人走得又快，等到趕回業已停止。先當人藏樹後，互使眼色，分頭探看，並無人影。

。四人料知那師徒三人尚還有人在此，日前那幾個凶孽也許還要再來，所以守在當地，不曾離去，便朝語聲來處恭恭敬敬請問了幾句，並無回應。有心入林搜索，又聽那人口氣來敵決非尋常，對方好意出力，不便違背，更恐微一疏忽惹出事來，這類異人多半脾氣古怪，無心觸怒，反而不美。

正在互打手勢，商計進退，南曼看出那兩株枯樹上段中空，離地頗高，料知人藏在內，欲往窺探。

任彩鸞從小便隨乃師林玉蚪奔走江湖，人頗穩練，忙將南曼拉住，使一眼色，笑說：「這位老前輩決非外人，我們蒙他大力相助，後崖一帶當可無慮。方才因見藥夫子老前輩師徒三位人已離開崖洞，只當不在本山，又得友人來書警告，說有仇敵來犯之言，所以來此窺探。三位老前輩既留有人在此，再妙沒有，我們回去吧。」

鐵笛子也聽出發話人是個女音，想起那日擒他的那人，知其不願相見，又聽林玉蚪說起對方恩怨分明，無德不報之言，也在暗中搖手，止住南曼，一同回去，但是素來好奇，不看一個底細，心終放他不下。到家一想，人貴自立，如何倚靠這三個不相識的人，何況對方蹤跡詭秘，許多難測。

異派中人的行為往往不近人情，至多得罪袖手而去，譬如無此三人相助，又當如何，好歹也要查看崖後來敵到底是哪一路才合情理，似他這樣不願主人參與，連林中都不讓去，用意多好也難承受。本是我們的事，如何全仗外人，看輕自己？

主意打定，便和眾人商計，大俠智生和華亭小雙俠徐立、徐果人最剛強方正，首先贊同，並說：「幫手如是同道中人，自然多一個好一個。這三位老前輩我們都不知他底細，就說來敵多強，也應憑我們的力量將其消滅打退。如其全靠外人作主，自家不能過

問，就是仗他之力平安無事，也顯得我們大弱，六弟往探自最合宜，人卻不要多去，以免發生誤會。再說人家不過人太偏矯，用意終是幫了我們一面，即便不合，也以婉言辭謝，不應使其多心才好。六弟人最機警心細，動作又快，獨往獨來，相機行事，還可隱秘一些。」

說完，鐵笛子見天色尚早，便帶了兵器應用之物，換了一身裝束，用易容丸變過形貌，特意避開崖後正路，一路翻山越澗，繞了許多遠路，由東山那面折轉，再翻越過去。到後一看，那片森林共只十餘里方圓，內裡樹木疏密不等，多半均透天光，但是地勢險峻，在一大片高地肢陀之上，中間還有一片十餘畝方圓的水塘和一條溪流，泉水甚清。

鐵笛子以前來過，知這兩處林木較稀，並有大片空地 and 隱藏林中的一條斷崖，高還不到兩丈，蜿蜒起伏，約有兩里來長，崖下天然洞穴甚多。以前雖是野獸藏伏之處，內裡卻極寬大平坦，尤其內中一洞，通體皆石，約有三丈方圓，洞在崖腰峭壁之上，離地丈許，尋常小獸出入艱難，空在那裡，甚是乾淨，又對陽光，如有敵人藏伏，十九是在這裡。

及至掩往一看，非但不見人影，連腳印都未見到一個，撲了個空。轉身要走，忽然想起這一帶鳥獸甚多，如何走了這一大片地方，已快走近來路林外，始終靜悄悄的，一個生物也未見到，情知有異。

剛剛停步，待要回身，索性往回路搜索過去，忽然一陣風過，聞到一陣腥香氣味，初聞還不覺得，等第二次隨風吹來，便覺頭腦有點發昏，心中一動，忙取身邊解藥聞了一些在鼻孔裡，暗中戒備，試探著朝那異香來處掩去。剛走出十來步，便見前面一株大樹上掛著三個貌相孿惡的人頭，一個業快被火燒焦，左近地下到處都有毒火燒焦的痕跡，內一大樹業已半枯，彷彿快要起火，被人消滅。

又因當地空曠，草木稀少，否則照此形勢，稍微疏忽，整片森林也被點燃，方才所聞帶有腥香的毒氣便由那些燒焦的草木中發出。再往前去，便是靠近水塘左側的大片平崖，雙方爭鬥之跡越發猛烈，燒焦的草木更多，地下並有兩個明光耀目、形似火器之物，彷彿是被極猛烈的火炮炸成粉碎，散落地，到處都是。還有一個大葫蘆也被劈為兩半，一具連人帶衣服均被燒成枯炭的無頭死屍，看出來這三凶孽俱都帶有香毒火之類，厲害非常，已為藥夫子師徒所殺，並將人頭懸向樹上。

這等荒山森林去向何人示威，分明還有強敵要來無疑。照來敵這等凶毒，事不乾己，居然仗義相助將其除去，並還斬首示威，故意引逗，激怒對方同黨使其尋他報復，人也守在當地不去，可見他不願自己參與實是好意，不過這等反客為主的作法使人難於承受罷了。

正想用什說詞去和這三人商量，蒙其相助自是感謝，只請不要這樣掩掩藏藏，免使主人難堪。再說，靠人的事終非久計，仇敵人多勢盛，不止是這一路，應使主人知道底細，也可作一打算。

念頭還未轉完，忽聽身後冷冷的說道：「你這人怎不聽好話，如其你們真敵得過，誰還願意無故多事麼？」

鐵笛子一聽，便知是上半日在來路林外枯樹腹中發話的那人。轉身一看，果是一個中年黃衣女子，想起那日被擒之事，生平第一次吃那苦頭，心中有氣，表面卻不露出。

聽完正要回答，黃衣女子似已看出，忽轉笑容道：「原來竟是你麼，不是認得你身邊那根鐵笛，幾乎我又把事做錯。那日實因師弟苦沙彌見面匆匆，我又追擒逃賊回來，怒火頭上，他平素沉默寡言，不曾和我談到你們，你那神色又似偏向我們仇敵一面，因而發生誤會，粗心大意，真個對你不起，請勿見怪。」

「既然是你，我無話說，此時事情緊急，那三個凶孽的師父果是狄梅，帶一惡徒，轉眼就要尋來。總算這廝驕狂好勝，聽逃回去的惡徒一說，惟恐傳說開去丟臉，並未向人說起。我師徒非但無意之中代民間除此大害，還幫了你們一個小忙。」

「因這幾個凶孽狂傲非常，事前曾向群賊說了大話，正月十五以前後崖一帶不許旁人過問，準備先命惡徒來此隱伏窺探，要到除夕元旦方始發難，你們那些對頭多半不敢違抗，餘者又都知他性情乖張，不通人情，誰也不願招惹，如能將其全數消滅，賊黨多半不會知道，即使得知也是日後之事，你們大可放心過年了。」

「方才不令你們來此並無他意，只為後來這師徒五人人更凶毒，便是日前所發毒火餘毒也未去盡。這廝來勢絕快，常人不易警覺，你們又不知他根底，一個不巧便受暗算，為此準備事完再說，不令你們入林窺探并無他意，照你那日掙扎情形功力甚深，如非我以全力相對，上來又出不意制了機先，我那網套如意剛柔鍵又極巧妙，也未必擒你得住。」

「你如旁觀不動，或是遇事小心，不先被他發覺，當可無害。此地便是戰場，凶孽師徒立意來此拼命，見人就下殺手，神速無比，所發毒彈，方圓數丈之內不論人物均被炸成粉碎，被他打中更不必說，多大本領也難防禦。你那鐵笛和所練內家罡氣雖可防身，仍是大意不得。尤其其他那快如雷電之勢猛烈非常，你只稍見人影，便須往左縱避，越快越好，如等出手就來不及了。」

鐵笛子聽她這等說法，氣憤已消，正想請教姓名，黃衣女子忽然驚道：「這廝來了，快些避向那株枯樹之後，不要看他和我動手，絲毫不可使其警覺。」

鐵笛子看出對方先前那麼沉穩的人，突然面現緊張，同時又聽空中有了極輕微的異聲，和響箭一般曳空飛過，緊跟著又聽振羽之聲，與那日崖頂上面墜梨時所聞相似，心中一動，忙即仰望，誰知先聽黃衣女子催令速避，人正掩往樹後，等到聞聲探頭朝上仰望，已無蹤影，瞥見黃衣女人面上忽又略現喜容，見自己朝外探頭，匆匆使一眼色，將手一搖，便往前面搶去。

鐵笛子掩身樹後，往前窺探，見她動作急如飄風，只一晃便到了前側面相隔六七丈的一堆山石之後，從容坐定，耳向前面傾聽，似甚小心。當地大片平崖，只此兩株古樹和那一堆亂石，餘均平地，連衰草都沒幾根，暗忖：此女本領何等高強，尚且如此謹慎，來敵厲害可想而知，藥夫子、苦沙彌二人如何不見？由她一人當此強敵，人家為我出力，斷無旁觀不問之理。

心正緊張，暗中留意戒備，連鐵笛帶暗器全數取在手內，忽聽一聲「哈哈」由遠而近，如飛傳來。